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禮補逸卷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王露

欽定四庫全書

經禮補逸卷四

元　汪克寬　撰

吉禮

天子躬耕禮

月令仲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祭義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祭法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

以時入之以共齊盛舍人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内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宫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樂記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周語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植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

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

愚案易繫傳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益卦之象震動

於內巽順於外聖人象其物宜立成器以為天下利維其動而順所以有益於民生也後世聖人親載耒耜舉躬耕之禮蓋得於教耕利益不忘本始之意也

諸侯躬耕禮

祭義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祭法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

后妃親蠶禮

內宰上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

祭統曰王后蠶于北郊以供純服月令季春后妃齋戒親東向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夫人親蠶禮

祭統曰夫人蠶于北郊以供冕服樂記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

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

祈年禮

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歈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月令祈來年于天宗詩雲漢篇祈年孔夙

祈麥禮

月令季春乃為麥祈實孟冬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祈蠶禮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案陳氏謂鞠衣后服也后服此帥外内命婦而蠶薦之於神告將服之以蠶也將耕祈穀于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薦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鞠衣謂黄桑之服先帝大皥之屬此為將蠶求福祥之助也

王居明堂禮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仲春之

月天子居青陽大廟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青陽右个東堂南偏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廟明堂大廟南堂當大室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總章右个西堂北偏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大廟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季

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右个北堂東偏）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闔門左扉立于門中（玉藻）

愚案明堂九室如井田之制蓋本河圖之位也帝出乎震震東方也於時為春陽其於色也為青故春堂名曰青陽以木德王也相見乎離離者明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夏堂名曰明堂以火德王也說言乎兌兌正秋也萬物總聚相錯而成文章故秋堂名之以金德王也勞乎坎坎正北方也其色玄

萬物之所歸也故冬堂名之以水德王也左右之堂名个以其介於四隅也中央堂曰大廟大室猶河圖之中宫也四季十八日天子居焉以土德王也盖以其為大饗之所故曰大廟然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是萬物成形於帝也饗帝而以父配之以人成形於父也故季秋物成之時大饗於是焉至堂之覆以茅上圜下方此法天地之象也宜有四户八牖總之為三十六户七十二牖是倍河圖之數而

各虛其一為中宮又與四時節候之氣數各有合也

然則聖人制器尚象動可為憲於此推之可見矣

又案月令載四時天子服器居處各異鄭康成指為秦呂不韋作蓋以篇中有謂大尉百縣三代無之且以季秋受來歲之朔則建亥為秦正遂深信之而不究其為何代之書也然以參夷赭衣之世豈知孟春之布德焚書滅學之時豈知仲春之舍菜此非秦制明矣考之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方以十月為歲首

而不韋已死於十二年則其誤亦可徵矣要之太尉之官郡縣之制漢寔因之布德之詔舍菜之典漢寔有之以季秋受朔為正則太初歷未作之前漢儒作此書以記時王之政事或然也而謂呂作初奚據哉因并釋之

天子告朔禮

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諸侯告朔禮

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大廟春秋文公六年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書雲禮

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春秋

公羊傳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詩大雅靈臺篇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開氷禮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三其凌春始治鑑夏頒氷掌事秋刷月令仲春天子鮮羔開氷春秋昭公四年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

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饗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詩豳風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愚案豳氷之說見於豳風七月陳王業之詩然自一至四繫以日自四至十繫以月論者謂言月為夏正言日為周正是則一詩之中兼言二正卒有未通愚意是詩必作於公劉居豳之日其後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特因其已成之詩以陳之如箕子陳禹之洪範九疇是也向使此詩作於周公則將與召公篤公劉詩言豳俗之事者皆繫之雅而不繫之豳矣證此則作於公劉居豳之

日而豳國本有是歌不足疑也使作於公劉居豳之日則當夏之時用夏之正明矣又何周正之疑哉要之以月繫者其序以歷而論以日言者其數以陽而論一之日者為一陽之月二之日者二陽之月三之日四之日者三陽四陽之月彼以月言者則皆羣陰用事之月也四月六陽而又以月言者陽極則陰生已近乎陰之月也陰以月言陽以日言正猶繫傳雜卦始乾終夬以見聖人崇陽抑陰之微意詩人之旨

亦猶是也况首章於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之上直間以何以卒歲之説是則二之日為此歲之終三之日為次歲之始且四之日獻羔祭韭與月令仲春鮮羔開氷之説合其事以夏正言者為益信矣因通釋之

經禮補逸卷四

經禮補逸卷五

元 汪克寛 撰

凶禮

大喪禮

周禮大宰大喪贊贈玉含玉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小宰以法掌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喪荒亦如之令百官府共其財用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命帥執事而治之膳夫大喪則不舉

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庖人共喪紀之庶羞甸師喪事代王受眚烖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𩱵人凡喪紀共其魚之鱻薧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凌人大喪共夷槃氷囿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幕人大喪共其帷幕帟綬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司裘大喪㢾裘飾皮車外府凡喪紀共其財用之幣齎内豎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内命婦正其服位内小臣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内人之

禮事閽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寺人若喪紀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内人之禁令内豎若喪紀之事則為内人蹕九嬪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女御大喪掌沐浴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玉府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大司徒大喪帥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小司徒大喪帥邦役治其

政教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族共喪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鄉大夫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封人喪紀則飾其牛牲鼓人大喪則詔大僕鼓牛人喪事共其奠牛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帷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鄰長喪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

而至稍人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舍人喪紀共飯米熬穀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肆師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鬱人大喪之𣵀共其肆器及葬共其裸器遂貍之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司尊彝大喪

存奠彝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司服為天王斬衰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奠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內宗大喪序哭者外宗大喪則序外內朝莫哭者冢人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及竁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諡

小師大喪與廞眡瞭大喪廞樂器笙師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鎛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籥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典庸器大喪廞筍簴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大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湃尸相飯贊斂徹奠小祝大喪贊湃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宫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大史大喪執法以涖勸防小史大喪佐大史

凡國事之用禮法者掌其小事巾車大喪飾遣車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關陳車典路大喪則出路贊駕説車僕大喪廞革車司常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大司馬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委人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諸子大喪正羣子之服位虎賁氏大喪守王門及葬從遣車而哭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歐方良大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

于四方𡨋亦如之祭僕大喪復于小廟御僕大喪持翣
隷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司兵大喪廞五兵司弓矢大
喪共明弓矢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澤虞喪
紀共其葦蒲之事稻人喪紀共其葦事大司寇大喪前
王士師大喪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宫大行人若有大喪
則詔相諸侯之禮鄉士大喪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
屬夾道而蹕象胥大喪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檀弓
哭泣之哀齊衰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后喪禮

司服凡喪為王后齊衰內司服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小宰令百官府共其財用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內小臣喪紀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寺人若喪紀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舍人喪紀共飯米熬穀庖人共喪紀之庶羞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女御后之喪持翣小司寇后之喪前王而辟內豎王

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

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

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世子喪禮

小司寇凡世子之喪前王而辟

職喪禮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

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外饔

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鄉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遂士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雜記復諸侯以襃衣冕服爵弁服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服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諸侯飯七貝公七踊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襃衣一朱緑帶申加大帶於上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升正柩諸侯執紼五

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檀弓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夫人喪禮

雜記復夫人稅彖衣揄揺狄狄稅素沙下大夫以禮衣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喪大記士妻以稅衣

大夫喪禮

職喪掌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雜記復下大夫以

禮衣其餘如士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大夫飯五貝大夫五踊喪大記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雜記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卿大夫之疾君問之無算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

戌請謚於君檀弓齊莊公襲莒於奪[死]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內子喪禮

雜記復內子以鞠衣褒衣素紗

復禮

曲禮復曰天子復矣檀弓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禮運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檀弓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喪大記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復聲必三者禮成於三也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承衾哭尸禮

喪大記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

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主喪禮

喪大記有無後無無主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勿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凡主兄弟之喪雖疎亦虞之

沐浴尸禮

大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淈尸小祝贊淈喪大記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内御者抗衾而浴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為垼于西墻下陶

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
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
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

奠尸禮

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士喪禮復者降楔齒綴即奠脯
醢與酒于尸東

愚案檀弓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
斂斯席矣記禮者正之曰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

末失也又案儀禮小斂奠無席大斂則有奠席在饌北據此則小斂亦并無席矣然小斂之奠設於東方者盖以萬物生於東而死於北孝子即此設奠依神為未忍死其親之意也

襲斂禮

司服大喪共其斂衣服皆掌其陳序雜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

玄冕一褒衣一朱緑帶申加大帶於上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大斂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檀弓子思曰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愚按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諸大過然聖人制為典禮豈直棺槨過於厚哉則凡含襚賵賻之禮衣衾絞紟之具亦必

厚稱其制也故古者士襲衣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稱公九稱小斂尊卑通用十九稱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若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襲衣十一稱朝服一雖其襲數不同而所以欲厚庇之者非徒設飾也盖以死者辟人之惡而凡保附其體者大抵不容疎畧也降及後世僅有襲衣而大小斂之禮不行故襚禮亦從而廢彼薄視其親如司馬溫公之議者豈少哉君子有不忍言也然則孝子之心

如之何曰稱其有無之實盡其孝敬之誠斯可矣

小斂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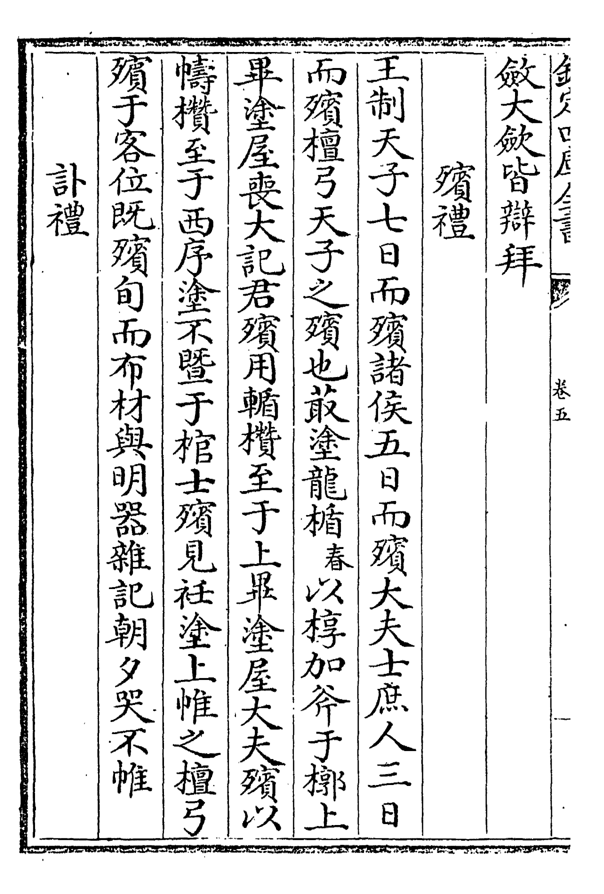
大祝大喪贊斂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喪大記小斂主人即位于户内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小斂布絞縮者一横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于東序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主人即位于户内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脱髦括髮

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幃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檀弓主人既小斂袒括髮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小斂而徹帷雜記小斂大斂啓皆辯徧拜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大斂禮

司服大喪共其斂衣服皆掌其陳序大祝贊斂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檀弓大斂於阼喪大記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

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東序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雜記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



斂大斂皆辯拜

殯禮

王制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檀弓天子之殯也菆塗龍楯（春）以椁加斧于槨上畢塗屋喪大記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檀弓殯于客位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雜記朝夕哭不帷

訃禮

雜記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于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訃于同國適者曰某不禄訃于士亦曰某不禄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實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

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弔禮

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内宗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御僕掌庶民之弔勞司巫王弔則與祝前喪祝王弔則與巫前寺人凡内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

者司服凡弔事弁絰服王制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
君為主檀弓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檀弓君遇柩於路
必使人弔之檀弓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
人可也雜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
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
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
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
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莒子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人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則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昭公七年衛襄公卒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九年王有姻喪晉使趙成如周弔

臨禮

卺人凡王弔臨共介卺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内宗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寺人凡

內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雜記上
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
綍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
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
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
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
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
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

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曲禮入臨不翔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

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内之右同國則往哭之春秋左傳襄公十二年吴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盟于皐鼬鄭子大叔未至而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

含禮

職喪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

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雜記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檀弓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含穀梁傳貝玉曰含左傳文公五年王使榮叔來含且賵檀

弓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

愚案含者何口實也實者何實以玉食之美也玉食者何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貝庶人以錢是也然則何以實之孝子事死如生不忍虛其親口之意也他日塗車芻靈之制亦猶是不忍之心也夫安得不敬乎攷之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不同如此本注謂飯含也是即以飯爲含矣參之禮運曰

飯腥穀梁氏謂貝玉曰含則二者雖皆爲口實而用則不同謂之飯含則可謂之飯含也則不可學者察焉

賻賵禮

職喪掌諸侯之喪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有事謂贈賵之事 雜記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黄大路于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

舉以東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珪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少儀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賵不入廟門賻馬與其幣不入廟門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雜記魯人之贈也三玄三纁廣尺長終幅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公羊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

襚禮

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雜記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内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少儀臣致襚於

君則曰致襚衣於賈人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公如楚楚康王卒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文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定公九年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死于霤下得其尸公三襚之公羊傳衣被曰襚

聞喪禮

曾子問諸侯祭社稷俎豆既成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春秋昭公十五年公羊傳公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

主以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雜記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之鄉而哭

奔喪禮

禮奔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於序東絞帶反位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成踊盡

哀括髪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髪袒成踊於又哭括髪成踊於三哭猶括髪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小記奔父之喪括髪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髪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通

言諸侯為天王服斬衰崩則奔喪雜記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経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春秋定公十五年邾子來奔喪春秋奔喪於是始

朝夕奠禮

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祖祭禮

喪祝及祖飾棺乃載遂御檀弓曰祖於庭

喪朝禮

喪祝及朝御柩乃奠檀弓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遣行禮

大史遣之日讀誄巾車大喪飾遣車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王喪以馬祭者蓋遣奠也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檀弓國君七介遣車七乘大夫五介遣車五乘儀禮商祝拂匶用功布幠用儀衾檀弓將行遣而行之

道齋禮

小祝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

葬禮

喪祝大喪及葬御柩出宮乃代鄉師大喪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方相氏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

鬯人及葬共其裸器遂貍之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曲禮送葬不辟塗潦春秋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檀弓子思曰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

焉耳矣

墓祭禮

小宗伯成葬而祭墓冢人凡祭墓為尸

愚案古者自天子諸侯以及大夫士莫不有廟有廟必有主故既葬也則作主而奉主以歸于廟歲時祀之惟庶人無廟則祭之于寢禮無所謂墓祭也後世大夫士家致重墓祭曾不以先王無制而廢之者盖以墓也者先人體魄之所藏也魂氣必來依焉於是

展省而祭之以致其孝之誠敬亦不為非禮也論者且惑於墓祭為尸之文蓋是祭也以初葬日既封為親托體於此以冢人為尸别令有司舍奠以禮地神主人先反而視牲日中而虞自是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而作主特祀於廟而非常祭于墓之有尸也明矣讀者察焉

會葬禮

春秋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别四

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隱公元年改葬惠公衛侯來會葬文公元年葬僖公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文公五年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襄公二年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昭公十五年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定公十五年葬定公滕子來會葬哀公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

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

天子虞禮

檀弓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公羊傳文公二年作主

諸侯虞禮

雜記諸侯七虞檀弓虞而立尸有几筵

大夫虞禮

雜記曰大夫五虞又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

士虞禮

雜記士三虞儀禮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

卒哭禮

檀弓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曲禮卒哭乃諱喪服小記報赴葬者報

虞三月而後卒哭雜記士三月卒哭大夫五月而卒哭
諸侯七月而卒哭上大夫卒哭大牢下大夫卒哭少牢
檀弓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凡君薨卒哭而祔

祔禮

檀弓葬日虞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殷
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喪服小記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士
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於諸侯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

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雜記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祔於其夫之所祔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公子祔於公子春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作主禮

春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何氏注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用桑者取其名所以副孝子之心栗猶戰栗謹敬貌士虞禮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為禘祫禘時別昭穆也

小祥禮

士虞禮期而小祥檀弓曰練練衣黄裏縓緣葛要絰繩

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雜記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賔兄弟則皆啐之

大祥禮

士虞禮又期而大祥檀弓祥而縞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賔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賔兄弟皆飲之可也王制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禫祭禮

士虞禮中月而禫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間傳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檀弓是月禫徙月樂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愚案禫而不御鄭注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集說取杜說近是則非也古者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甴既葬柱楣塗廬既練堊室既祥黝堊皆不御內及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始御內復寢參

之孟獻子比御而不入則御為婦人之當御而非御職事明矣然則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夫加於人一等是禮過於人矣禮過於人非先王之中制也陳注謂夫子美之恐未必然他日伯魚於出母之喪期而猶哭子路有姊之喪弗除夫子皆抑其過則過於人一等可正矣

並有喪禮

曾子問並有喪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

也先重而後輕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賓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道遇喪禮

檀弓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諡禮

大祝大喪帥瞽而廞作匱諡大史小喪賜諡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諡職喪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號謂諡號檀弓死諡周道也曲禮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檀弓公叔

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表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

誄禮

大祝作六辭六曰誄大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考焉小

史卿大夫之喪讀誄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
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檀弓魯莊公及
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遂死之
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
有誄自此始也春秋左傳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
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
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顧命禮

書顧命康王之誥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兹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厎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

東序肩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爵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大史

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載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咤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載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大保曁芮伯咸進相揖皆載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

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
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經禮補逸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禮補逸卷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王露

經禮補逸卷六　　元　汪克寛　撰

凶禮

凶荒禮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士師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令移民通

財糾守緩刑朝士若邦凶荒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小宰以法掌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喪荒亦如之令百官府共其財用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膳夫大荒則不舉司服大荒素服大司樂大荒令弛縣典瑞珍圭以恤凶荒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廩人掌九穀之數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掌客凡禮賓客凶荒殺禮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凡以神仕者以禬國之凶荒

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玉藻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工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春秋傳襄公二十四年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祲之禮也王制祭凶年不儉

愚案祭禮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此記禮者之言也孔子又曰凶年祀以下牲不同何哉蓋先王之祀制用

有常不以歲之豐凶而易其禮此禮之循乎經也祀以下牲如凶年君膳則不舉服則布素樂則弛縣賓客則殺禮而以常祭之牲遞降而用者此又禮之通乎變也然歲有豐凶而禮無奢儉牲有降用而禮無貶損是則未嘗不同也

大札禮

大司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朝士若札喪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膳夫大札則

不舉司服大札素服大司樂大札令弛縣司市國札喪則市無征掌客凡禮賓客札喪殺禮凡以神仕者以禬民之札喪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均人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

告饑禮

春秋左傳隱公六年京師來告饑

請糴禮

春秋左傳隱公六年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

齊鄭禮也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僖公十三年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

歸粟禮

春秋僖公十三年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十五年晉又饑秦又餼之粟定公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大災禮

膳夫大災則不舉司服大災素服大司樂大災令弛縣

掌客凡禮賓客禍災殺禮小宗伯大災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司巫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女巫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春秋左傳襄公九年宋災二師令四鄉正敬饗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大災作鄭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

公儆司宫出舊宫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宫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宫曰庀汝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

官備府庫慎守宮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穀梁傳成公五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召伯尊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左傳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出次祝幣史辭而禮焉

弔栽禮

小行人若國有烖則令哀弔之春秋左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莊公十一年宋大災襄公三十年宋災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戍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為宋災故以謀歸宋昭十八年許不弔災君子知許之先亡也雜記廄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致禬禮

大宗伯以禬禮哀圍敗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春秋左傳昭公六年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吴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吴子使太宰嚭勞哀公二十年越圍吴趙孟降於喪食使楚隆告于吴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

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僖公三十三年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恤禮

大宗伯以恤禮哀寇亂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宋華

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遂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其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襄公十四年衛獻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宫孫子皆殺之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曰有君

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

唁禮

詩載馳歸唁衛侯春秋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公羊傳弔亡國曰唁弔失國曰弔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載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

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
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
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
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
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
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
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
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遇禮

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經禮補逸卷六

經禮補逸卷七

元　汪克寬　撰

軍禮

振旅禮

書大禹謨禹班師振旅周禮大司馬中春敎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敎坐作進退疾徐疏

數之節大宰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謂助王為教令案春秋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賔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太卜師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司戈盾軍旅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司弓矢凡師役頒弓弩授兵甲之儀司常凡軍事建旌旗大司徒大軍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大僕凡軍旅賛王鼓鼓人以鼖鼓鼓

軍事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太白以即戎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典路凡軍旅以路從銜枚氏軍旅令銜枚禁嘂呼歎嗚於國中者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幕人軍旅共其帷幕幄帟綬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廩人凡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封人軍旅則飾其牛牲外饔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委人軍

旅共其委積薪芻遺人凡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小子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牛人軍事共其犒牛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縣師若將有軍旅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大司寇凡大軍旅涖戮于社士師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鄉士大軍旅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

茇舍禮

大司馬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

治兵禮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

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大閱禮

大司馬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追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

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

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建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春秋桓公六年八月壬午大閱
愚案周禮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不廢武備中春教振旅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夏教茇舍以辨號名之用中秋教治兵以辨旗物之用其他皆如振旅然其法畧於三時而致備於中冬者為農隙也故於是時簡車徒精器物屬旗鼓以教衆庶修戰法斬牲徇陳而訓誓之使耳目之衆莫不一心驟趨

之節無有異習誅一庸慢甄一用命改易視聽以作其勇敢之氣而民趨勞如趨逸者葢以其令之素教之善也今桓公乃大閱於煩暑之月不惟妨民失政之非而妄為僭禮之舉是豈事上臨下之道先王教民之意哉故春秋特書之以垂戒焉耳

蒐田禮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鼔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

其徒庶之政令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稍人若有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小宗伯若大田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肆師凡四時之

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遂師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遂人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禂牲掌其祝號小宰以法掌朝覲會同賔客之戒具軍旅田役亦如之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小子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巾車掌王之五路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

晉大夫馳校人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幕人田役共其帷幕幄帟綬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司几筵凡田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司常凡軍事建旌旗田亦如之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鼓人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司弓矢殺矢鍭矢用諸田獵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田獸者掌其政令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澤虞若大

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迹人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鹽讀為豔歆豔於利也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詩吉日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盧令刺荒于田也春秋傳魯昭公八年蒐于紅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

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𨊠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旁弗逐下從奔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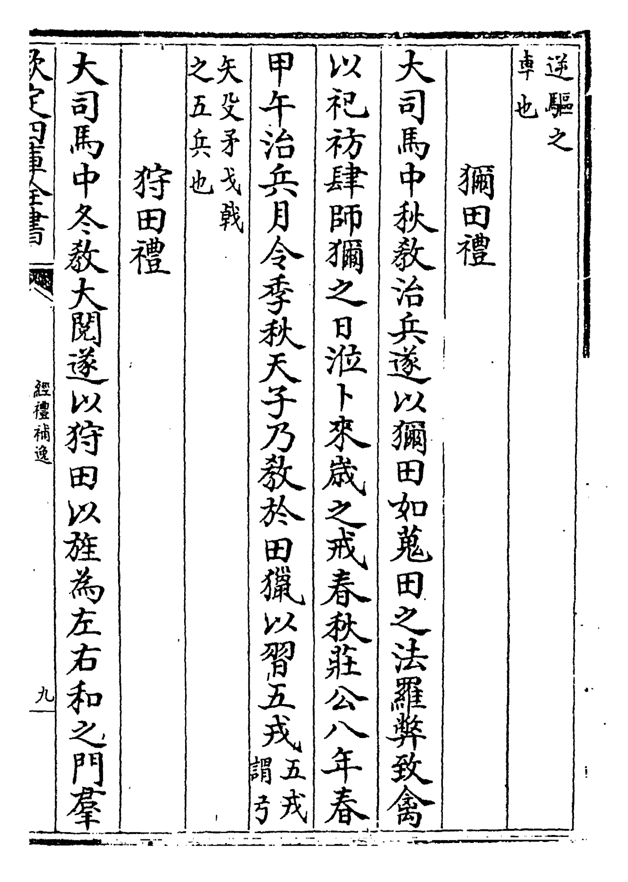
愚案艾蘭以為防以大艾草為防營也置旃以為轅門旃旗名謂植旗以為門轅門是植車以為門舍其五十步後表之中謂君表也覆纏質𧉘槷門閫也以毛裘纏質之上以為門閫也流旁握握四寸謂車與門之廣狹相值差偏以寸則𨊠挂於槷驅而不得入

矣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疾遲相應也案詩傳朱子謂葛作褐即裘纏質流旁握即閑容握文義相同攷之車之制具見於考工記輪人輿人之治御之名僅見於保氏五御之目是制莫難於車御莫難於人習莫難於戰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也此故因田車之御以閱軍旅之車習民於變為戰之備所謂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是也夫羣卒伍之衆局熊虎之氣三鼓振鐸當車徒驟趨禽獸流崩之時騎射

驅逐之際茍御之不以其道勘失之寸則車挂馬潰駭而莫之為射不及中而犯命之罰及之習之為易乎噫御車節奏之法其難如此則夫御人之道又何如哉

苗田禮

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饗礿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殺獲也下偃仆之也綏旌旗之屬佐車即周禮



逆驅之車也

獮田禮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肆師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春秋莊公八年春甲午治兵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五戎謂弓矢殳矛戈戟之五兵也

狩田禮

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

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詩車攻田車既好駕言行狩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愚案郎非國內之狩故書地識遠也

禷禮

太祝大師禷上帝詩皇矣篇是類是禡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愚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爲師祭也師與征伐類于上帝言禮以敬其事也

禡禮

大司馬有司表貉于陳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

號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王制禡於所征之地詩皇矣是類是禡

案禡行師之祭也

宜禮

大祝大師宜于社王制天子將出征宜乎社春秋左傳受脤于社

愚案宜出兵祭社之名社所以神地道主陰先王建國左祖右社大社左庫門之内右國社亦在公宫之

右皆尚陰也陰主殺故誓社而田因田而習軍旅出征祭之稱其義也然征既宜于社而又類于上帝造于祖禰何哉盖生殺非王者所得私也類于上帝明奉天討也造于祖禰示受命于廟不敢自專也曰類曰宜曰造祭雖先後不同合周官王制泰誓言之其義各有攸當也

造禮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二曰造大師造于祖王制天

子將出征造乎禰

愚案造造而告之之祭也告于祖禰告以道其事而致其敬也考之王制又曰受命于祖泰誓曰受命于文考此蓋因造告卜於廟受命于祖考而後征也

祭馬祖禮

校人春祭馬祖執駒庾人掌皁馬及祭馬祖詩吉日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案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禱祀而祈之也

祭先牧禮

校人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庾人祭閑之先牧

祭馬社禮

校人秋祭馬社臧僕

祭馬步禮

校人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甸祝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大合軍禮

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誓師禮

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大司徒施十有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書大禹謨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止其克有勲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止予則孥戮汝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

有衆止其爾衆士懋戒哉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止罔有攸赦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止時哉不可失維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止惟克永世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止維予小子無良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止其于爾躬有戮

致師禮

環人掌致師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春秋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大獻禮

大祝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律

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樂師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眂瞭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鎛師軍大獻則鼓其愷樂春秋左傳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僖公二十八年五月丁未晉侯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文公四年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

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
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
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
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奸先王
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
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
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襄公二十五年鄭伐陳入之
子産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

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

堙木刋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服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乃受之成公二年鄭皇戌如楚獻捷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十七年晉荀吴滅陸渾獻俘于文宫

釋奠獻馘禮

大祝及軍歸反行舍奠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愚案訊者問其首惡馘者截其左耳夫執訊獲醜而反舍奠于先聖先師以是告之者蓋始出征受成于學令師還以武功告成于文德之地明不專恃乎威戮而必任之以德禮也昔僖公在頖獻馘而國人以文武頌之者亦以此歟

大均禮

大宗伯大均之禮恤衆也大司馬均守平則以安邦國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小司徒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以歲

上下書康誥昔君文武丕平富

大役禮

大宗伯大役之禮任衆也小司徒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

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縣士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春秋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大封禮

大宗伯大封之禮合衆也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大司馬制畿封國以正邦國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役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司几筵凡封國王位設黼依内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冊命之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役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百三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

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凡造都鄙制為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愚案大司徒論公侯伯子男之地各以封疆言而其食者或半或參之一或四之一參諸王制以田言孟子以班禄言蓋皆專主田禄此正周禮所謂食者也大抵周禮所載凡五等通以封疆言兼附庸在其内王制孟子凡三等專以田禄言附庸不在其列此所

以有多寡之殊也嘗考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孟子所謂侯方百里也然魯頌有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此豈魯方百里所能容乎左傳有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此豈齊方百里所能容乎要之周之封爵惟杞宋為上公齊魯爵皆侯侯之封疆方

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食者參之一則封疆百里有奇正孟子王制所謂侯方百里魯頌所謂錫之土田者也其餘封疆迨三百里正魯頌所謂錫之附庸如魯有邾葛顓臾之類是已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周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大封告后土禮

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

牲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禮補逸卷七